



退溪集
十四

^ 16
2327
16



和
2327
卷30-16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書

答鄭子中 戊午

近書率易傾倒方深悚惕今奉報示不但却
乃大有悔責之意言豈足以激發高明自
樂於遷善勇於徙義故能如此不勝驚歎但文
武兼治方是全科今欲勿事射藝無以僕之
無他技誤左右之 能耶是則不能無怵然於
來諭也有志中廢之歎誠是可畏之 上 正見理
學錄所載諸公其美質遠學若無瑕玷而埃以

前後蹤跡及哀談所記其不能滿人意者多矣
信乎此學之難洞心志之易渝能自相立於頽
波激浪之中者益行矣混自効疏批教別
紙寫上天意峻嚴如是物情時議從而激
發洶洶方劇其中稍見愛者皆以為不可不上
來混反復思忖誠有未安者月望念間不得已
為扶病西行之計身遭不幸一至於此極耶足
跡一入城中所難處者不啻九折百盤此後事
何能預料其如何耶彼時若知兩擬皆免則豈
有蘄免之疏耶惟其以前承傳之意有旨臨

門則進退狼狽不容言矣故為是不得已之舉
乃反因是而有納於畏塗可謂噬臍莫及奈何
節要書得一看過何幸如之兩草皆來與龍巖
書兒子未及騰欲付後便云知欲讀性理綱目
等書甚善甚善用於此其益殆不勝道且混
雖在城中過了一冬病中怯寒牢關何可屢接
清眇是固一撓而勢不得不然也

答鄭子中

自入秋來每遇親舊外至輒問公下邳興否頗
以遲遲為訝今忽擎手翰披讀之餘况接警款

且慰且幸不以言喻混去夏一病幾死僅蘇病
人難進雖曰素定亦緣增病太劇所以不果西
還非徒未謝恩至累煩有旨極有未
敢承當者固攸措躬兢懼日積奈何况聞時論
不恕紛紛如此耶然以焚黃不可不謝者此固
至當不易之論也而責之平人則可矣若執此
論并不恕病人則如何如何一病長年坐是不
盡於臣子之分者甚多沈痛罔訴而已所喻涉
世情致向學心悃讀之令人感歎無已因自念
弱冠已有此志而遽為病祟既失所學而輕出

世路展轉沒蝕至於衰病之極而後始乃回頭
著脚有所進就烏能有望若如賢契青年盛氣
所見之超詣所志之篤實已如此若能不受變
於俗而繼之以無倦其所至何可量耶但人之
所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混雖愚鄙生世日久
見人亦多始者粗有可觀而能終不染俗者極
不易得也公與奇明彥皆於涉世第一路頭厲
志若此誠為可貴望能勉以終之勿似老拙
枉度光陰而有難追之歎也明彥書中所云及
性情說極荷不鄙書當俟後修報說則靜而曾

以草本見寄閒中略草擬報無便未寄今以奉
浼蒙許晦間來訪其時持以見還且指寸病處
庶得竄改以送也

答鄭子中

權君昆仲惠然來訪又傳辱書承悉歡待外學
履珍茂所以慰釋病憊者深矣示喻有好學之
名而無爲學之實有愧一身取譏衆人及昔以
爲戒者今先犯之等語此皆吾輩之大患讀之
令人惕然汗出也真當相與十分策勵庶不至
頽墮幸甚景錫誠不可曉觀其趣操一一皆入

時樣何能爲渠深說耶明彥直是奇士但其爲
學初從駁雜處轉身來猶有轉未得底而遽自
主張太過略無虛心遜志却步求進之意深恐
難於造道之極致也大抵這邊人一或爲世所
知爲時所用便是不好消息公與明彥旣皆出
身世路不患無嘐嘐志願誠恐仕宦奪志進退
掣肘學不能專而志不能守也如明彥之不就
翰試去不欲來豈不足甚好果能如錢若水文
文山尤可尚矣如不聽其爲錢爲文何比說甚
長未易究也惟公欲速一念亦是大病切不可

以為親為辭而不痛斷其根株也如混沌塗既
遠方始回頭庶做晚功追補往愆而病蹤纔斂
謗議如山每得京書身不帖床以病拙之難處
亦憂公等之難處也如之何如之何所喻辨論
數說權君別後燈下報書疲倦不及究言徐竢
後便或可面論未問更冀珍勉不宣

鄭子中與奇明彥論學有不合以書來
問考訂前言以答如左庚申

論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云云語見近

思錄一卷朱子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
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
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
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曰今人只見前面一段
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
朕萬象森然已具又曰未有事事物之時此理已
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

太極圖說解曰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
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
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

其中矣

易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注朱子曰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又曰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所以爲無間也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

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上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皆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而天下達道爲道之用也又答曰謂當行之路爲達道

冲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滉按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向來愚見亦與明彥同及得來示因檢出朱先生說六七條子細參詳而會其微旨乃知前見之差其答呂子約兩條義尤明白蓋朕字雖訓萌

兆無朕不可專作無萌兆看只是言無聲臭無形影云爾則明彥所謂無萌兆之意已包在其中矣而所謂若天地既判萬物既生之後則不可著無朕字者誤矣子中因前儒舊說而爲言故別無病痛但其曰此理無形無影而萬事萬物之理此上下兩理字相帶累當去上理字不然下理字代以象字可也體用當隨處活看不可硬定說形器已具其理無朕此無朕卽冲漠無朕豈有異耶

論所當然所以然是事是理

大學或問格物傳註問所以然而不可易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可已是指人心而言此輔漢卿問也朱子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所以然者理也

八條目論格物曰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注朱子曰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云云皆天理使之然新安

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

格物傳曰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注西山真氏曰如爲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非人力強爲有生之初卽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從來也

大全書陳安卿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

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云云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者貫事理直言之也云云先生曰此意甚備

滉按明彥以當然為事所以然為理即朱子與輔漢卿答問之意也然以朱子後兩說及新安陳氏西山真氏北溪陳氏諸說考之當然者亦固是理也子中明彥兩說可以通看不相為礙而究極論之當然者為理之說為長蓋君仁臣敬之類皆天命所當然之理實

精微之極致也非外此而事別有所當然也

子中疑蔡節齋說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說見性理大全論道門

滉按蔡氏此語亦見太極圖說註詳其文則所謂太極者之下有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十九字則其語意圓足無病其見於論道門者闕此十九字所以文義差舛如此子中看得出甚不易也

與鄭子中庚申

溪上別後闕於追問未知何日入都槐院權仕
世稱其苦亦當隨地隨時盡其義而已正不當
有所厭薄向云為親之切不免時有他望此莫
大之病根不早剗拔恐無由入道非唯不入道
亦無由立節為吉人君子也病人從近眼疾尤
劇心恙亦甚離索之中加以此撓思得如左右
晤遣此懷何可遂耶所纂錄亦緣無精力久未
就緒又無宋元以來諸儒雜著可以旁采可恨
所諾諸書中抄得朱門以後諸人事跡隨所獲
輒相錄寄千萬之幸仍須以早為上明彥處鄙

書不遲轉送為佳滯報匝期恐得逋慢之誚於
君子人也聞鄭靜而下去豐德欲過夏云恐非
所宜幸與書曉之令其速返如何餘惟知務植
立莫自鹵莽

答鄭子中

別後徒增傾想忽辱惠問承知入都來學履清
茂且移近舊寓之坊深有燕鴻相違之嘆也滉
且爾憤憤沉頓衰嬾時復紬玩不無無味中之
雋永以此消遣其實孤陋離索難望進步處為
可嘆耳鄭君心地殊有好處與之遊可樂但此

翁少不屑於讀書老復耽酒此其所闕僕每進
苦口雖不見怒亦不見改近亦有一書嘗痛責
其失今得其書則乃出於中間所傳之誤也吾
雖誤聞而妄發然其言有益於此翁不知能堪
之否易乃理數淵源之書誠不可不讀但不如
語孟庸學之切於學者日用工夫故先正或以
為非學之急其實莫急於窮理盡性之學也所
喻學不踐履雖有所知奚貴此真切至之言讀
易時苟忽此意寔與義理不相交涉而日遠矣
甚可懼也左相篤行清德可鎮浮俗何忽至此

聞音以還數日惘惘示及續伊洛錄果有之金
君前日何不相示今承相為求得寄示甚甚幸
幸其詳略與輟功與否當待見書而後決今不
可懸斷也鄭書得見慰意復書傳示為望明彥
書得留意深荷此間時事了不聞知雖無所妨
古人亦不如此其有不害文字間者時以略及
何如餘冀勉勉加意不宣

答鄭子中

近得流聞知公來鄉方欲伴問而未果忽此枉
書專人存訊且示盧奇李鄭論學與尺牘披閱

以還若與諸人面相晤語何幸如之不任欣沃
僕兄百不異於曩日惟覺老病與日俱進而學
力則進寸退尺不但退尺或至於一落千丈強
以是慄然日以為懼耳如來喻所云駸懶之病
自家正在裏許因示更有省發處然如公盛年
只在勉力向前在暮境憂非淺淺也承欲在顧
甚荷但秋熱尚熾不須急急請姑停以俟來月
望後秋清神爽老生暑病可歇且前此屢枉每
苦匆匆未盡所懷今當期會中間山寺聯榻夜
話為佳會處則龍壽寺甚好臨時更相報來會

庶無相違也魯齋集深荷發蒙考亭淵源錄正
欲速得而事適如此奈何諸君議論不一如此
非獨今日自古而然然自家所見亦豈遽斷為
無可改之定論乎略一過目從當更詳會日更
稟耳明彥豈能千里遣人乎時未見來人矣

答鄭子中

伴至接書得審侍奉氣味清福甚慰懸跂病人
一向衰嬾眼隔昏霧幾不辨細字日間雖時有
見得到處體得真處氣象意思一齊恰好只是
神疲氣損擔得此事不著俄頃顧眄之際不覺

失去則依然又只是舊據人矣詳味來喻似亦不能無患於此此固古今之通患然在賢者年富力強只在勉勉不已久熟後自有所至若如老拙前去光陰幾何而尚如此悠悠其何能有所至耶既望之約退指北二謹已承志願俟顯侯但初所以欲會龍壽者爲此寺幽靜有淨室最宜款話且藍輿來返稍近可少減涉險之勞故耳今知自此仍作豐山之行然則不如直來于此對榻溪齋或來溫溪齋舍所謂樹谷者之爲好也若孤山則室不甚淨有妨雅致矣惠

示與秋巒書精深細密三復嘉歎前日寄來諸人議論纔閱視領略後適有理會他文字未暇深致思焉近方看得盧解有少論辨隨手注其下至如明彥書姑俟別日再繹惟於鄙論中覺得善惡未定一句有所未安甚願明彥指出之力思欲改下一轉語鄙重而未果今見來示段段破的而此一段尤覺發人意思得此助以改其謬當不至大段乖戾也幸幸甚甚混甚重明彥之爲人其既得了又退加工只此一事人所不及處但其豪氣未除於義理之學尚未見細

意研精才見人說話有不合已見處便奮筆作
勢一向攻他胡說將去似有立已求勝之意恐
此不是小病從古許多志學之士所以不至於
大段成就者其患盡在這裏混自度前所與渠
書頗竭底蘊乃略不虛心思繹力主本說如此
此難以口舌爭也且當俟後日報書之來看如
何幸公將公此說先寄扣之為佳多多心事畱
俟面披未間惟珍勉

答鄭子中別紙

星山前牧盧仁甫作書院於迎鳳山請記於混

混初不肯再三往復混賞其誠懇聊應之其祠
廟所祭初以李兆年李仁復稍未恰人意久而
未定最後乃以金先生宏弼同祠而其位次之
定儘有曲折雖定而似不無後議耳今聞時議
大以仁甫為妄作并與周景遊為不當創建書
院以開流弊幾發彈章云若發則次第當共之
矣三兩年前猶無此等議論今忽有之雖時稱
向善識理之人亦同然一辭此又別是一等時
節可恠可歎蓋論仁甫者非議其所祠之不合
實以立書院為罪然則紹修等諸書院 賜額

頌書以獎育材之意何在皆不可曉也雖然此
爲子中言耳未易與人人開口也

答鄭子中

頃日僧還得書具悉茲復俾來辱牋兼示講目
足見留意非泛甚慰所望前書所云淵源錄一
統志得如示諾使窮山老境得見所未見書何
幸如之間居盛什妄有評賞追思汗縮病中本
不合效顰只愛高情雅致有以喚起滯思不能
自已前書雖有所諉實不欲示人故云云今再
徵取不敢終隱但不及騰寫直呈元稟覽後早

晚投還何如陶山詩作之太早真莊周所謂見
卵而求時夜蓋其屋舍皆夫成其言皆預擬者
耳近於非實雖古人亦有如此然尚不以示子
弟者以此故也而前見閒居佳詠不覺心喜欲
以平生心事所寓者奉酬以相珍勉所以遽出
繼而思得與前日自戒者相反欲少俟粧成屋
子往來栖息之日出示朋友相與一笑而罷庶
免虛作之誚故今亦不敢依索想容恕察也明
彥書二紙辨說一用送呈其人辨博如此志氣
又如此將來未可量也可尚可尚但患面前著

實工夫端的田地全未下手脚只恃超詣之見
絕倫之才一向胡說將去非但不許令人容一
喙併與前賢與已異處輒加非議深恐下梢弄
得來無收殺未能大有成就也然謬說有小偏
重處賴其言而修改甚得益力且於鄙意有難
苟同者見已條析以擬相質然而觀其自處自
信恐終不能虛已以聽人也正如被攻之說擬
之失倫如此之言豈不為人笑疾千萬戒之所
謂向善識理謂金邦寶也今書悠悠之歎何異
彼此病根未除之歎此甚可畏滉最下庸質獨

於此處分數大減所以用力不甚難耳若終不
能除而行於世其病不但不近於道而已不可
不早剷滌也乙卯秋拙句全未記得亦無本稟
奈何策題曲折此中亦略有聞前聞仁甫之謗
今又聞此漆室之憂身不帖席深恐此事不但
如此而已如之何如之何別紙不敢率爾當俟
更詳餘惟履寒衺益勵冲尚不宣

答鄭子中別紙

奇明彥伴書來極有議論其四七之辯別作冊
子將鄙說逐條論說援引指摘鋪張羅絡浩汗

汪洋騁辯馳辭如懸河盪海不可測度真奇才也真益友也其大意則只如與靜函書而加敷衍搜獵卓犖恢宏耳淺識管窺未易得其要領故姑答其書大槩而辯說隨後奉報報之矣今欲呈其書辯知公西行已迫勢未致詳又觀明彥之意所以不託都中士友而直送于此似不欲其播於都下雖鄙意亦然故欲俟明春下觀日奉呈公無乃以為遲耶大抵鄙說病處因自省及公與靜函書已覺其一二今又因明彥說又覺其一二處謹已改下語似頗平穩無病自

餘大旨小段雖未能精深若無大謬而明彥段段攻駁無一語得完而自家病處專不自反此則大為朋友之憂矣奈何

答鄭子中辛酉

縣吏來傳都下書喜得具悉且知彼時已臨發行佇聞稅駕之日獲擎垂翰承已趨庭多慶欣賀無涯滉老病昏憊與年增劇垂盡之命無復他慮不意又有此顛沛之勢憂窘罔措昨又聞寡嫂之喪急往溫溪馬跌溪冰落水因而氣甚不平徹夜呻吟諺所謂雪上加霜者耶朽賤

一物何預時用而既有 召旨時論又如此觸
藩進退兩無所宜如之何如之何兩難之中必
不得已者不過如來喻而已古人云出處當自
決不可謀之於人然人言與我脗合者豈當避
之而他圖耶然千萬勿露此意云云事此中略
有所聞而未知端倪但仰屋浩歎奈何奈何公
與和叔所教如此可謂愛人以德吾輩立脚得
定處正在此等處禍福非所計也淵源續錄已
蒙洪佐郎送到但亦太疎略耳今來三冊甚荷
留意但賤迹如此頓無意緒可及於此等事須

少待事定然後可下手耳尹子固穎脫不凡可
望之人而仕宦太早果為可憂送冊及筆領得
後當修謝今則不暇靜存書如見其人深慰病
懷許欲來枉感跂深矣但病中加病一切謝客
不欲獨有還往請姑停以俟迹定之日庶得從
容款洽也前示講目皆所自得必有可論處粗
草愚見今欲寫呈落時右臂傷戾執筆甚難兒
輩以喪事奔走未果當俟後日殊愧稽緩也明
彥處答去後無來報餘冀學履珍厲不宣

答鄭子中

難一本作艱

便中接得惠書具悉侍慶多福欣慰無量滉落
馬冰澌中因致寒證且傷右肱頓覺雪上之霜
初欲力疾登途看如何魔戲至此又不得如料
正在家具由上狀乞寢前 命兼鑄樞職於臣
子之義甚有闕然然陸危之病所處只得如此
他無方便之路席蒿以俟不知如何結末也奈
何奈何所示為親祿仕古人所不免然尚有不
以祿養為孝者況因有欲速之心乎此今人莫
大之病公能漸輕何善如之須勿令春風吹又
生則尤善也前來講目久未奉報殊愧不敏今

略條析以往其不中處却望垂誨反覆之幸甚
尹注空用當如戒但臂傷未差亦未免稽遲耳
江舍鳩拙尚未成形要俟暮春間可有栖宿處
欲要公作第一客幸勿違也

答鄭子中講目

志意之辨晦菴諸先生說已詳而來辯亦得之
但志公意私此公私字非分善惡而言只如今
人言公事私事之類公事非必皆善私事非必
皆惡但以官家事屬公共故謂之公事民間事
屬私獨故謂之私事耳亦如人心發於形氣之

私形氣非盡私邪也但言屬一己所獨云爾
情之有善無惡四端是也若七情不可言無惡
者以其氣未必純善故也惻隱之發而有納交
要譽之失者意為之來喻是也

仁義禮智性也義者心之制兩條所論甚善而
論義處尤精

懲窒似正心遷改似修身然亦可以通言之故
益之象程朱皆以修身為言則損之象可以正
心為言可知矣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論是

五性感動云云大槩得之蓋合理氣統性情者
心也故感動者雖是五性而其發也理顯而氣
順則善氣揜而理隱則惡耳

無知覺與陽主發散兩條亦是

屯卦初爻在三畫卦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固當
為主在六畫卦方屯難之時陽剛居初以貴下
賤乃得時亨屯之人故為成卦之主

朱子論詩取西晉以前論杜詩取夔州以前自
今觀之江左諸人詩固不如西晉以前夔州以
後詩亦太橫肆即當大槩則然矣然如建安諸

子詩好者極好而不好者亦多子美晚年詩橫
者太橫亦間有整帖平穩者而朱子云然此等
處吾輩見未到不可以臆斷且守見定言語俟
吾義理熟眼目高然後徐議之耳

花潭所見殊未精密觀其所著諸說無一篇無
病痛不但如來喻所舉者為然也而其諸門人
推尊太不近情去年得南時甫書云許太輝謂
花潭可比白沙此言何如滉所答今不記其詳
大槩謂白沙雖溺禪其人品實高花潭之學誕
而雜恐不及白沙云云時甫得書以示太輝太

輝有一書來相詰反諱其向日比白沙之說而
盛言其學其未有與橫渠何異之云又太輝所
識宗室有鍾城令者亦嘗學於徐亦極推其師
晚年造詣之高以斥滉說滉度此二人難以口
舌爭姑答之曰花潭公所親炙滉則得於傳聞
似當以傳聞者為妄然花潭著述滉皆得見之
不知其可比西銘者何書可比正蒙者何書云
云未知渠後日用何說見報來也未世向學者
鮮矣其間僅得一二而見識議論疎而且誑如
此安得不為世俗駭恠笑罵耶太輝雖好人固

多有病痛不謂和叔之論亦如此也他日若與和叔論及此亦須以混所問於太輝者問之而采其說以見諭幸甚至如公之所辨諸條以混所見言之多得其理而往往有操戈入室處可喜但以徐所謂有聚散而無有無者為甚精又自云其氣却散而與天地之氣混合無間此數處為可疑蓋理本無有無而猶有以有無言者若氣則至而伸聚而形為有反而歸散而滅為無安得謂無有無耶或別有所據其未記耶氣之散也自然消盡而泯滅不待必與天地之氣

混合無間而後就泯也來喻欲令混辨論其是非云云混方自在堂下衆人之中安能辨人之曲直而况昔與黃仲舉論學而偶及松堂白鹿洞規解未免指摘其差失處其門人之見者必多不平若今又犯此事則其敵當尤衆矣如之何如之何既作之後雖欲諱之恐如東坡所謂泥中之鬪獸終不得掩其迹也然更俟一二年少祛其蔽然後更議之耳太極有動靜之論甚善直方大之義亦善但直字之義只謂坤厚含藏之氣異達必遂於化生之妙而無撓闕耳非

謂無一毫之偽也

與鄭子中別紙

明彥所論天命圖說以理氣分虛靈處其說亦有得有失蓋以理氣二字分註虛靈二字之下果似未安何者靈固氣也然氣安能自靈緣與理合所以能靈此明彥所以力言其不可分註其說得之故已就其文去此二字之註此意須告靜而知之可也但明彥又言理不可以虛言之則先儒言理為虛處甚多今豈可以欲攻分註之非而力言理本實不可言虛耶蓋自其真

實無妄而言則天下莫實於理自其無聲無臭而言則天下莫虛於理只無極而太極一句可見矣而明彥據一邊以攻本分素定之說可乎明彥又言理虛故無對無對故無加無損之非此則見理極精後心所自得之妙非言語所能形容處又安能與之爭是非耶滉亦數三年來始依稀見到此竊恐明彥見得太快或不屑於精思入妙而易為言耶其他不勝枚舉滉報辯未及正書故今未並呈姑俟後日或寄京中或俟來春下鄉日也鄉間朋友如趙士敬確實又

有志但見理未透病痛不少可歎往年所云李大用金惇叙皆不如前日李在喪次手寫朱子書一通每來質問其志向可知而天資甚美故尤所期望其後絕口更不道此學片句隻字雖或激勸不過微笑或發謙言而已金亦持服日意向甚篤其後一二次入泮來輒與前不同今則亦絕口不言學矣老夫獨處山樊誰與切磋如公學解真不易得而仕宦奔走非徒與如我老友相資有斷續又恐公志氣不甚堅確或不能保其終不受變於俗也

答鄭子中

示報秋戀之計其信然耶斯人而遽至此耶人生本不堅牢此翁重有麴蘖之促其成疾日久每憂其難保苦口頻頻自言其不能聽用今果已矣痛惜不忍言其人疎處太疎世俗之所嗤點好處甚好吾輩之所難得年未耆艾卒以窮死交遊之慟何可勝耶聞去年其家無升斗之入其何以爲喪尚賴其死於子漸之所子漸必盡力以歸其骸且經紀其葬祭事矣滉病伏遠外莫由往哭其柩傍幽明之際負愧益深白紙

三東封去須卽傳其家兼告以病友所賻之物
懇懇欲修慰狀於其壻而忘其姓名茲未發書
甚自缺恨後書喻及其姓字為望且其歸葬的
在何地何時自今其家仍在城中或往高陽
與否并及何如

答鄭子中別紙

朱子云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是志之經
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
也又云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
行間發底志如伐意如侵合此數說而觀之志

公意私可見

前書理顯而氣順則善氣揜而理隱則惡初於
氣揜之氣字下欲下羸字又欲下暴字敲推未
定故空其處而其後遂忘之竟不填字而送納
耳今復思之二字皆未當不如下一揜字之平
穩無病也

和叔所云心之有知覺何故能然公所答大槩
得之不知和叔何故更有未易窺測之云此理
朱門所論無餘蘊矣有問於朱先生曰知覺是
心之靈固如此抑氣為之耶曰不專是氣是先

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焰又曰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混因謂火得脂膏而有許多光焰故能燭破幽闇鑑得水銀而有如許精明故能照見妍媸理氣合而為心有如許虛靈不測故事物纔來便能知覺今但當因此等明訓而加涵養體驗之功積累多後自當有豁然貫通處若猶以為未也而欲別求至深至妙之理則必墮於虛無莽蕩之域而所惑滋甚矣

命是繼善性是成性如此看亦得但繼指流行處言命指賦與處言亦微有不同耳
莫顯莫見之論是

易逆數也落象中邵子朱子說盡之今所論雖不無其理奈非夫子本意何

先天圖不是伏羲畫卦次第乃畫卦後就其中間截斷而拗轉之以成此圖蓋雖似稍涉安排而陰陽消長運行次第不如此不成模樣故也若論畫卦次第則當以橫圖言之乃可也今之周易固文王所次自是文王意而其前所未嘗

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焰又曰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混因謂火得脂膏而有許多光焰故能燭破幽闇鑑得水銀而有如許精明故能照見妍媸理氣合而為心有如許虛靈不測故事物纔來便能知覺今但當因此等明訓而加涵養體驗之功積累多後自當有豁然貫通處若猶以為未也而欲別求至深至妙之理則必墮於虛無莽蕩之域而所惑滋甚矣

命是繼善性是成性如此看亦得但繼指流行處言命指賦與處言亦微有不同耳

莫顯莫見之論是

易逆數也啓蒙中邵子朱子說盡之今所論雖不無其理奈非夫子本意何

先天圖不是伏羲畫卦次第乃畫卦後就其中間截斷而拗轉之以成此圖蓋雖似稍步安排而陰陽消長運行次第不如此不成模樣故也若論畫卦次第則當以橫圖言之乃可也今之周易固文王所次自是文王意而其前所未嘗

正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有者故謂之周易以別於連山歸藏易耳且文
王八卦與周易次第不同者文王於八卦見其
有入用變化之妙故改易伏羲明體之方位於
六十四卦見其有反對之象又有相受之義故
改易二易之次第二者不同亦理勢之自然故
朱子謂後天說中取義又不同者正指此等而
言也伏羲只名三畫卦文王始名六畫卦昔有
問此於晦菴先生者答以未有所考吳草廬雖
有是言今何敢信其必然耶先生答問見語類
論易處

愚意爻者逐畫之名位者所居之地胡氏以爻
為才則猶可以位為志則混所未達不審此說
見於何處示及為幸

易有太極類族辨物兩條得之

聖人立卜筮之法正如所論神明固非如世俗
所謂鬼神然亦非是只言氣之主宰而已朱子
嘗答門人曰神是理之乘氣以出入者混謂神
明之神須作如此看方得其妙全靠氣字便麤
了些子

康節之術二程不貴非獨指推筭知來之術只

數學亦不以爲貴蓋有理便有氣有氣便有數
理不能遺氣以獨行亦何能遺却數耶來喻所
謂數豈理外事者正是如此但主於理則色數
在其中其或有色不得處不計利害而事皆得
正主於數則其常者固亦理在其中其變者則
鮮合於理而雖趨利避害賊倫滅義之事皆不
憚爲之此二程所以不貴其術也然此特因其
術而慮夫末流之弊必至於此耳非謂康節爲
然也至於河圖洛書乃理數之原聖人於繫辭
旣明言之其不可舍此而學易明矣而二程於

康節并此而不與之講明此則不可曉豈此等
事發明於天地間亦有待而然故康節才能獨
得而至朱子然後乃大闡發使人人皆得而與
聞之耶然則學者欲學堯夫主數而能該理固
難矣如晦菴主理而兼明數又安可不務哉
五行有生成之序有運行之序參互錯綜千變
萬化不可以一槩局定說自其生成而言之開
闢之始固有一元五行之生成然一歲亦有一
歲之生成一日亦有一日之生成其生成於一
歲者不可謂厥初一元之生成者爲之然向無

一元之生成又豈有一歲之生成乎其一日之於一歲亦然自其運行而言之有一元之運行有一歲之運行有一日之運行其運行於今日者不可謂從古一元之運行者爲之然若非從古之運行亦何自而有今日之運行乎其一日之於一歲亦然朱子嘗曰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固浩然而無窮既曰日生而無窮則其日運而不窮可知矣此所以錯綜變化不可以一槩說也今以生之序爲本其初生時而言行之序爲自其今之行而言

恐如此排定而無活法不足以語造化之妙所論一三三四得五而成六七八九爲四行得土之數者是

或人所問五行初生之序殊有意味故先生然之氣之始濕而已謂天一生水也來喻濕誤作溫恐當改之來喻疑五行有則一時俱有非生水而後生火云云此卽啓蒙天一地二章註勉齋黃氏說之意滉嘗深服其說以爲確論及考性理大全載李氏希濂之說乃苛斥黃氏何耶詳李氏所斥黃氏說非專是見於啓蒙者當別

有其說然其語意與見落蒙者相同故今並引
為言其間火生金之說黃氏果誤矣其餘黃說
之誤果皆如李說耶李是何如人蒙所未悉幸
有得考明以教示

卜以環咬古所未聞而後世用之其間於神明
之意則與古奚異然其為物不能如著龜之靈
則安能保其必得神明之告而不差乎只緣龜
卜不傳著草又不可得則不得已而用其次故
其於筮占亦用竹筭意亦如此耳
飯舍云云不獨飯舍如斂絞舉屍撫屍之類皆

喪者所當自為古人於此非不知有所不忍所
以必如是者以愛親之至痛迫之情當此終天
之事不自為而付之人尤所不忍故古禮如此
今人不忍於小不忍而反忍於大不忍切恐不
可之大者也

班祔註妻祔于祖妣所喻者是而有子之妻則
既祔而主還几筵及喪畢別置他室或子室可
也

卑幼於尊長四拜六拜夫有所考但嘗見程氏
遺書一卷有云家祭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

通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
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
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
當有四拜六拜之禮據此而推之則四拜六拜
之義可知矣但今家禮不論祭之有祝有告等
而皆為再拜至丘瓊山則又皆為四拜此又未
知其何意耳

為庶之服人多疑問非徒家禮 大明律等書
無之如儀禮經傳乃集合古禮無不該載而亦
無其文尋常不曉其意竊恐古人適庶之分雖

嚴而骨肉之恩無異非如今人待之如奴隸故
其制服無所差別歟未可知也

父不與祭而使子弟攝行則當依宗子越在他
國而命介子代祭之例曰孝子某使子某
忌日與喪三年並祭考妣非禮無疑其遵俗行
之無害之說或可用於忌祭矣若於喪三年則
言凶並行祝辭哀哭既不可專主於一位又不
可兼行於兩位於此最所難處靜存之說亦去
泰去甚之謂耳父喪母喪其為非禮一也
七七齋聞出於竺教而不知其何謂然古人論

此等事非一皆以開諭得許為第一義若不幸而終不得許則亦不可拂親意此亦古人已言之今當信古而以至誠行之如父母無命而只出於兄弟之意則亦當做右意處之而其從違之間難易輕重之差比於父母之命則不無斟酌要在不失友悌之情而惻怛委曲以行之耳所論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之義以為取譬之意但取其自然無為之氣象者善矣然觀古人論此諸說蓋非取譬以言其氣象乃因此而舉彼以見道體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如勿忘勿助

則道之在我而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可見鳶飛魚躍則道之在物而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可見又如引浴沂詠歸而並言則浴沂詠歸道之在日用而自然發見流行之實可見如是而已如何如何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為但教此心不走作耳此論甚善程子論司馬溫公呂申公出處不同處來論以為晦菴南軒出處亦然者亦善世臣雖與他人不同然諫不用言不聽則亦安得不去但其去之之決不得如他人之輕且易耳

答鄭子中

音耗久闊承見筆翰喜幸無比且審所以入翰苑難避曲折其勢則固有然者以高明才分秉筆螭頭乃所當然亦安用避為但今世仕官由要路者必至於伊優而失故步入苑正是要路之始故前者甚憂公之不免者以此今果不免矣干求之謗所示亦然滉在此深山之中亦曾聞人有以此議公者滉亦疑其不慎交遊之所召也有改無勉兩句正當十分用力處然自今待其人尤當慎審蓋既不可太露又不可苟合

如失其宜則他日狼狽未必不由於此也秋鬱碣銘子漸欲圖之於長逝者可少幸矣但僕未敢當其責而得其言耳和叔壙誌見示為望權幸等三人事示及荷感然滉本意麗史所載雖略欲得其文字要有與他書相證左處故也今只云太略而不及其文字為未盡耳時事如瞽如瞽理勢然也南還非但不速雖來恐難相從惟祈千戒萬勵以副老懇

答鄭子中

自京惠書頻頻既極荷感冬深未聞來音為訝

忽奉辱書知已稅駕故里權侍慶勝欣賀萬萬
澆幸此跽伏免被外撓但日覺老昏之加而不
奈精力之退或有所見無地以崇之自嘆其回
頭之晚而至於此也職思之憂固宜如此人之
難知自古所歎今也尤甚乃知古有絕人逃世
者其意固有在可慨想也然吾輩正當自力何
暇責人要令人之視我無至於如我視人耳吳
伯豐朱門高弟宋史道學傳獨遺此人可恠而
一統志伯豐處適又缺落懼無從考得今得錄
示何幸如之此事今粗就橐欲借諸友騰正一

件而試聲之至皆有忽忽之役誰人肯作閒工
夫耶兩朴果皆好人然皆未有向上一著見到
處不知所就終如何也和叔屢見擬目恐不如
且在閒地之爲上也奇君事所喻正然尋常所
憂在此人也承許見枉當於陶山書舍擁爐夜
話企企前來講目不欲寄入都中今乃送呈晚
可愧耳

答鄭子中別紙

動而生陽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一條來喻大
意得之但未免間有語病耳如曰萬物之理雖

是天地之理若無生物之理萬物何緣有此理乎則是天地之理與生物之理似若有二理也曰惟其有所以生是物之理故能有是物止何莫非天地之理此固是如此但以是發明延平所言之理似不親切乃是剩出之語耳曰但言人心動靜非以此為理也至於大本達道方是言理耳此段尤未安欲改云但言人心動靜非就天地之理言動靜也然人心動靜之理即天地動靜之理非有二也故云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也延平答朱子曰復見

天地之心此便是動而生陽之理按朱子嘗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有動靜乎蓋理動則氣隨而生氣動則理隨而顯濂溪云太極動而生陽是言理動而氣生也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是言氣動而理顯故可見也凡言心者皆兼理氣看二者皆屬造化而非二致故延平以復見天地之心為動而生陽之理其言約而盡矣若朱子所引喜怒哀樂已發未發雖亦合理氣而言只是就人心言動靜不可與說造化處牽合為說故延平不以為然

耳此朱子初年所見後來無此等說今日朱子
似以動而生陽專作氣看故以為已發恐未必
然也又曰所謂一陽生者專指氣言其下係之
以見天地之心然後專是言理亦恐太分開看
了
約而言之動而生陽主言理而氣在其中此一
句極是未發已發專指氣言耳此則未然當云
兼理氣渾論說也喜怒哀樂與惻隱羞惡等對
說而後有屬理屬氣之分耳其下動而生陽止
重在氣上看得儘精

仁字極難說 仁是心之正理 須是覺這理

仁者心之德四條說皆得之

虛能生氣之虛若作理字看則無害但老氏元
不識理字何可遷就為說耶

用處亦不見形狀用字上若下心之二字義更
分明如何

手持足行目視耳聽花潭但謂氣之妙處而不
歸之於理固是偏也但來喻非心使之也一句
亦不覺隨在花潭病處恐當曰云云耳聽皆有
天則而主之者心也然而有時不待心使之而

自能然者如此下語其意方盡又其實理使然也理字作心字如何

花潭冰器涓滴及雷霆之說恐或然也

雨露 雲散 人得水為精 三條皆善

一人之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備固然但如此漫漫地認取恐無益也

莊子所見高於康節處今不可揣度而言其氣豪於康節處則因其語而可知由其氣豪而辭蕩故言之能極其所見之高處此康節所以有不及也然而彼之毀聖蔑禮得罪名教之病康

節却無之何可比同之耶恐朱子此語有為而發姑舉其一端而言之非全論二人之優劣也和靖迎觀音事誠不知其意如程朱子必不為之後學亦何敢學此等事耶

道體流行於日用應酬之間無有頃刻停息故必有事而勿忘不容毫髮安排故須勿正與助長然後心與理一而道體之在我無虧欠無壅遏矣來喻已略見此意故能有味於延平道體之言更宜深加玩養體察不可只如此便謂已了

末二條功利之說冲漠無極之說皆善

答鄭子中壬戌

頃因來書凝行數日而未得茲蒙示喻審知方在待藥適被 召旨行止遲速之間儘有商量又豈暇他有過訪意耶無任悵惘所云秋巒碣文盛意皆當混於巒老豈有相負之理其所以難於下筆者雖曰恐取怨於曾舜之家此則可不屑計只於措辭有甚難者爲其掩實則非所以待秋巒也紀實則又大有未滿人意兩者之間自混處之之難更有甚於他人者以此益難

遲遲至此想其家及子漸深恠於吾之慢也前日敢送誌狀者欲得公筆草成相與訂定而用之乃未蒙肯允不知所以爲計也從當更思而報去惟照并告其家以不可欲速而貽悔召闈之意幸甚幸甚見囑題畫甚荷不鄙但恐拙詠適足以累雅賞耳姑畱山室以洗病鬱惟鑑察因有小集諸友在門不能一一惟冀爲道萬加珍竅以副老懇

答鄭子中

聞當有覲行以新入銀臺恐難如意承辱書知

已趨庭傾豁倍深新到固難出入矧又有營幹
耶來月堽滉亦親忌俟兩過後謀會於曩所云
龍山僧寺或直抵陶山皆無不可行幸行幸但
夙夜賢勞無暇執用勢也如此野老幸而免此
尋常以書自繞而病不能讀雖或寓目隨掩隨
忘恰與不看無異常念古昔聖賢畱得許多經
籍以俟來哲其意爲如何哉而既不屬那邊又
不屬這邊舉一世無人肯管了可嘆又可懼如
之何如之何然到此桑榆之景浪作此念畢竟
何補願公視以爲戒故妄及之耳聞奇明彥來

久矣不得一字相問不知爲況如何金應順出
身後尚未修賀每以自愧今示傳寄其信而書
不至其或偶遺拈附耶無乃來使道遺之否前
來畫幅已爲浼墨適置溪舍今未付上當俟後
便也管城香藥珍惠感佩鄭子精趙士敬皆相
聚在此子精聞已入實今且去矣餘皆畱面款
草此謝報

秋巒家如何子漸已遞豐邑否碣文未敢出
其家必深恠望非面未悉

答鄭子中

臨行撥煩俾問佩荷垂意之至示喻仕宦之害人果爲非虛而能知此事之爲害如公者亦鮮矣然亦有人每歎而終不免墮落者願公毋欲速毋沒榮光常思有初無終之可恥甚於樵市而日夕策勵則庶或有望不然只是袞同過一世矣其墮名辱節之間或反有甚於隨俗出沒者矣碣文已悉諭意滉非故欲持難於死友之間事有極難處者故也昨趙先生孝直之子全州判官容遣子弟來求先生碑文此又最難處之一事已以例不作拒之而去一開其端此等

益無可如何何可輕耶但有一事觀其行狀乃洪上舍仁祐所撰而事蹟殊多逸闕未免草草假使有作者不可據其狀以撰故已告其子弟令其極意更求添補事實庶幾先賢有傳於後世不知公亦能有聞見可得錄示耶其狀如未曾見後當錄上然亦須勿煩爲幸其子弟亦以隨聞見示及事見囑故欲得之耳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書

答鄭子中癸亥

縣人之還雖無書宜有說而兩無之亦料其人
不辭而返所致今承所諭果然矣頃者奉款幸
幸甚甚別後思之十分未了一分非徒公有從
前悠泛之歎滉亦恐未免此歎也雖然所以致
此者亦緣滉病倦不能夜話而晝日則人多故
爾所云義理精深微密安能以渙散之精神得
致其沈潛研究之功此說甚當比來間居中深

思實體見得此理無時不然無物不有處真是
如此所謂百千萬億不為多無聲無臭不為少
朱先生真不我欺其在燕閒靜一之中自覺得
明快灑落猶若可保然而忽有一等閒事物來
到面前應接之頃少失點檢忽已隨手消派此
無他不熟故也在傍邊看覷不能真入其中以
為已物故也身常靜處猶若此若形役於膠擾
之境又加以急急因循雖欲與有志而終無成
者不同其歸恐不可得也在今日嚮道之切嗜
學之誠如吾弟者何處得來然竊矚平日所存

似於矜露自喜處占多沈靜斂退處占少以此
而行於世到得世味漸深撓奪益多吾又恐所
嗜之終不可口而所嚮之終失故步也況今且
不得已出世如近日駐足事之類極當如此自
餘凡百尤當以慎密二字為第一義千萬千萬
戒之在心毋忽是祝江上沿洄可少償物外宿
債然吾輩曾襟不及古人許多好處何能盡其
風流耶當日滉所舉晦翁先生與袁機仲諸人
泛舟九曲詩四五篇在詩類第四卷未可檢得
而深諷味之則妙意真趣殆可見也切欲追和

其韻以紀一時心賞而第念近年吾弟不以一句詩語見示雖有拙語不見辱和如今次絕句之為則所謂獨唱而無和亦可吝也故遂輟耳既看先生詩後如不辱妙唱之來則謹當效顰也畫幅畢寫并來幅回納視至為佳記文拜頌此文浪傳深所未安又其傳者多誤脫益為人所嗤罵如在靜存處猶可改正者改正之何如書何能盡意惟冀行赴珍勝以副遠邇

答鄭子中

當旋駕過縣之日縣吏不報又自失偵伺未及

奉問深用愧恨茲蒙枉垂珍札感幸又不可勝也官敝民瘼固應如許正在明府盡心於補完摩撫之秋赤子失乳哺之餘乍見杜母之至安得無號呼之擾久則自當定矣定後讀易甚善吾縣雖無佳山水之稱聞鈴齋臨溪上甚蕭灑韓公所謂讀書松桂林邂逅得初心者想可為今日驗也 儲位遽虛朝野哀遑罔措奈何續聞 宗系事得請 勅命當降云想不墮虛斯又莫大之慶庶有乘除少紓憂懣耳翻轉之慮正如所喻一時取快為後日厲階往事可鑑但

彼既露網打之計不得不為拔釘之舉遂至於此雖欲調停有所不可然已甚則不可耳九曲韻詩此亦無留本且既涵雅覽不必再涵閒中偶思靜存贈行詩用其韻道懷謾以呈上笑覽為佳如己和成亦望惠示幸幸

答鄭子中

近日過臨曾有珍約凝竚之至承諭洽牒輟行姑俟後駕之日混自月初以先人碣陰刊刻事恒在溫溪齋舍緣此應接未有見定課業殊覺慄惕齋居蕭灑正好養神與養民之事本末相

資甚善甚善讀易欲以本義為先此亦混從來所見如此世儒慮及此者自少雖或有之皆牽於講業而未果去取混則方其讀時同於世儒之牽及見得此意後昏病不能讀主本義兼程傳以還潔淨精微之舊正有望於高明之今日也但所謂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者此又一六件不易言處來喻已先得之惟在勉旃爾和詩之成顯望示及網打之當及草野聞聲之目已自臆料近稍傳聞名字已見其草幅中者非一二云一愕一笑惠件家姪近行時祭感荷感荷但

方當蘇敝之政恐不宜以此等事入思慮也

答鄭子中甲子

阻奉誨帖久矣茲忽承覩辱報鳴琴之暇日有佳趣無任欣慰示喻向外之患滉自在裏許何敢有點檢高明那一邊事然以滉所料亦意高明比來漸有此端也蓋此邊功夫不著緊而應接俗流親吏民料米鹽等事每每作壞於外安得而無與之俱化耶射固男子事聖人所重滉亦何敢苦規於左右耶但觀今世好此習者無不與麤人武夫相追逐所益者少而所喪則多

非獨此也 國家於此一人待之正與武班瓜牙之類為一如柳太浩等輩恒欲置之南北邊遠之地雖曰臣子之義不擇夷險而安之其於素業素志何如耶然如我迂生腐儒冷淡說話固不當喋喋於兼文武大事業之間也置之不復道也憂旱之餘公私大窘況有土有社赤子之命待我為死生者耶伏聞風水等災貴境甚於此間云尤所仰慮耳約會處雖有惡路必不至如此間崖險之甚非不可一往也何者有泉石之勝招人以往不覺羸馬之蹉踣老脚之

競危故耳但滉自十三至望日連有忌故數處
上塚皆以十一二日行之其設祭自滉家今示
行期在九日十日云正與家中祭事相值似難
赴會伏想回鞭必在望後則滉亦無故可相期
會於彼惟照量更示為佳

與鄭子中

近者在賁門遙感荷之深只緣稠擾終日相望
未遂款晤別後幽抱倍於平日未審還官為况
何如前月書來有樂聞過之意顧以日曛便遠
草率奉答殊有餘愧人惟不學故不知其不足

不知其不足故聞過而怒今能反是可見其有
得於學問之餘者如此甚善甚善然妄謂義理
無窮故為學亦無窮人心易染故省改當益急
恐不可專恃往者嘗試暫得之見而不加今日
接續新得之功也不知見今所讀何書如何作
工夫凡百應酬間覺得與向時何如耶頗亦有
見得到信得及處否滉於數月病中看晦菴書
一過每遇其言懇到痛快契緊為人處未嘗不
三復省發如針劄身如寐得醒益知日前為學
浮泛不親切正如程門所謂隔靴爬痒之病如

是何會有絲毫得力處耶適得南冥曹捷仲書
云近見學者手不知灑掃之節而口談天理計
欲盜名而用以欺人反為人所中傷而害及他
人豈非先生長老無有以訶止之故耶其下自
為謙辭而欲令滉十分抑規之此雖不知所指
為何人而其言未免有墮落一偏之弊然而自
吾輩言之實不暇訶人而當自訶耳何也吾輩
中心願學初豈有盜名欺人之意但立志不篤
遵道中廢徃徃口談天理之際旂聲已不禁四
馳矣而任我日用躬行之實一無有可靠處然

則雖欲免盜欺之責何可得耶故南冥之言真
可謂為吾輩藥石之言自今請各更加策勵以
反躬實踐為口談天理之本而日事研窮體驗
之功庶幾知行兩進言行相顧不得罪於聖門
而免受訶於高世之士矣滉盛年不學及此志
力衰邁之日始有管窺之幸索居窮山無與切
磨在前猶有都中數朋友往還尺紙得以相發
今則相戒絕之黃仲舉所見雖未深密猶甚能
勤懇為益不少今又已矣所望於今惟在子中
而相見無可講相別無誨帖此無他滉自懶廢

而然亦恐子中之於為學或不繼曩日之誠切也如何如何前所云青松所索墨跡自奴家要傳致事鄙意實不在青松傳書欲因以致此書於左右以求鑄警之來耳別小紙并希采覽不宣

別紙

責善朋友之道況欲聞過而不言乎衙屬別置外處已非事體之宜若大賓入館尤當避之乃反不避而其軍官之類或有秩高曾經守令者使寓僻陋之處此豈非慢公徇私之失乎竊恐

改圖入內上也別措他所次也二者皆未可則當大賓時必須避之又其次也觀鄰邑之政或有初甚得愛民之聲者及其徵債等事自見赤地流孳而苛刻特甚期於剝盡此無他所欲蔽錮而失初心也如此之事非所慮於高明之見然不得無過計之虞恐宜十分斟量國穀雖不可不徵毋以必取盈而加忍人之政乃為善也

答鄭子中

忽奉陸翰諭意懇悉不任開釋頃日寒門小慶得蒙賁然之惠感荷深至已修小簡申致謝意

送在溫溪路傍奴家以前有貴使過此取去之約故也其約未遂而先此委伴兼有備書樂清等物殊非所料拜領之餘更深未安無他官清本非他比加以今遭大歉豈吾輩相贈寄之日況其間多有不得已之事應酬不暇如民相知之際只當以尺書因便問訊以道情思足矣故有使過取書之約幸須諒照以安鄙悃示喻俗務俱化之患講學疎密之憂非日加修省之功亦難及此甚善滉亦慮不無其事故前遣書中據說頗詳今不復陳望令後使之過者取來俯

察却以數語反復之又令過者投之奴家而去何如郎報所云此中亦偶得見所可憂者不獨此也難可形言仰屋浩歎奈何奈何名賢錄得許送示企渴無已適又曠黑紙窮草草不具

答鄭子中

伴來辱惠報答歷叙平素辭意懇款如得面晤良深慰豁但滉所以前日致書座下披露腹心不憚煩瀆者實以索居鈍滯無朋友切磋之益欲先發其端冀見麗澤之資示喻為學工程隨事警飭之意主復之餘深自悚厲所云未嘗不

操存患不能專一未嘗不窮格患不能精密時
復思之不覺惶惕正是寫出老拙心中事亦當
撥病強衰更加策勉庶少收桑榆之功耳周禮
不會讀今精力不逮無緣讀得每撫卷太息而
已但此書前賢以為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然而澆未嘗不有疑於其間者恐其太繁密難
施行也俟他日面稟會中無所疑古人以謂不
體行故不能疑此亦彼此所當警耳畏入題目
正如所諭人不能篤信好學才見風吹草動便
驚惶失措回面汙行以蘄免於指目為是者不

足言吾輩正當自反而厲壁立之操耳人吏家
固不可姑仍舊處有賓則避之懸側修補之計
甚善公債幾畢可喜下戶不得不微然莫太峻
責容令措備而納其不能措備者且待明年乃
是真不擾民蓋極凶自有寬徵之理敲朴難加
餓莩之民故也金訖礪儘有志與之處殊亦有
益但向來讀書不多見讀節要書講解之際令
人頗費力耳

別紙

橫渠先生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

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燈下作報書了閒看近思錄見得此語有契於心不可不使吾子中知之子中非忘學者然漸習之久安保其不至於忘耶

向聞道院溪山清絕釣艇新辦心未嘗不在鉅鹿也吟得兩絕置之溫溪奴家用依前約今伴人直來于此故令往取去幸一笑覽對溪山讀唐宋人詩詩興益佳可得惠示否

答鄭子中

縣人冒寒遠來惠書珍重兼寄和詩四章捧讀玩繹洗此滯吝佩荷無已示喻策勵之云況不自量已從前妄有規切則多矣及得垂報未嘗以一言相鎬責互磨礪何耶豈混不能虛心求益無有樂聞過而不憚改之意故耶又如和詩中反有指擬非倫處非但示人爲難恐人見之或惹起笑怒後日當面稟請改也周禮所疑槩與鄙意同而先儒稱重此書處每每有信不及之歎當是量未廣見未徹之故耶壁立之論誠確論也每見人風吹草動便悵惶失措皆有回

頭汚行以避患之意極令人警惕發深省也縣事如此蘇策果為憂憂固宜就其中而漸圖補完正是欲速不得大槩清心省事為要法耳但兒子寫近在都下丁景錫來見云有欲還左右內職之議雖知從前有此議然聞之不能不以為撓不識亦聞之否奇明彥因事圖歸計已熟矣亦不知能成否耳讀朱書甚善甚善承許念五六欲過陶山幸企幸企但緣滉念八九日為忌日故六七日有展墓事勢必相違不如開正回路為約則無相違之弊惟照諒夜燈作此書

眼昏不一

答鄭子中乙丑

前日違奉之懷久未相叙今日始聞僧獄訊差轉屬於左右知有會期而適承評書諭以念日之行欣幸欣幸滉怯寒藏縮今日出山舍山花爛熳漲淥如醅風零之樂宛在目前但梅竹一君經寒太憔悴耳獄甞果似為難然想監司因前日報牒而令刑訊今只當因其辭而訊得其情耳安東似不至大嫌怒也且臨事而太顧人情必不得其正亦可戒也惠物須荷但藜腸得

此太似不穩帖耳呵呵餘留面款

答鄭子中

前月中得見同月初九日惠書乃貴蒼頭居臨河者回自奈城過門致書而去即報無便其後雖見景昭來訪又未暇坐間草率修報稽延至今恒抱關然茲復俾人為到投以長書具悉前後叙說滿紙傾倒覺見近日檢身省已深有感發惕厲之意不任歎尚歎尚數年來亦竊矚吾弟志道嚮學意思頗似劉公度長沙時不如南康時每懷悵訝間亦未免形於簡牘往復之際

及得來答殊未見有省發改度處又聞所以居官應俗等事亦往往誠有如來喻所云不慊見識之病者蓋嘗慨然太息以吾弟明敏之資趣向之正學問之勤苟親見聖賢而受其爐錘則終可見實得力而有大成就者今不能然如彼况如我魯鈍一生悠悠至老方悟者乎於斯時也為吾弟切惻規責固在於朋友而自家瑣力無植立無素積可以救拔感動人處是以雖或有相告語時率不能向頂門上下得一針了來書何不痛責而峻絕者雖滉所難任而實有其

罪矣不知吾弟去此西行數月之間因甚機關
而打發此一段大幹旋能自回頭轉腦出脫得
誤墮窠臼裏直向聖賢門庭作家計乎易曰風
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朱夫子贊
之曰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昔聞其語
今見其事真是奇特可畏可服且今反復兩書
之言歷數既往之病痛一一如破的其中如射
獵酒色等之為害固人人所共知也至如耽看
史學喜抄古書乃吾弟七八年間視以為第一
件事業而一朝幡然悟其非即斷置之曰此等

工夫干身心何事非見之明而決之勇何以及
此夫看史抄書昔之躬行君子非不為此事但
今不於本原心地上細加涵養省察直內方外
之工而惟以匆匆意緒日向故紙堆中尋逐已
陳底粗迹搜羅抄掇以是為能事而止則是定
無蓄德尊性之功而反益麤心浮氣之長矣往
年吾弟之始為言行錄工夫也混非不知渠成
之為利然猶屢奉戒而欲姑徐者無他見吾弟
年少氣銳胸中又本熱鬧於是更加以史學之
熱鬧未稍寧不如以火揀火之愈盛乎來書自

責云日用云爲全不似學者模樣又云不知何物作崇而至此固必有所指者而吾意以爲此等事亦是作崇之一也大抵人苦不自知耳吾弟自知之明旣如此又能知其可治此病之藥一一皆中其證此所以不可及也自今以往誠能痛湔舊習凡看書窮理出言制行以至日間百爲最先除去麤浮氣象一以莊敬涵養爲本沈潛研索爲學見得此箇道理真不可須臾離處將此身心親切體認得以優游涵泳於其間庶積漸悠久之餘忽然有融釋脫灑處便是真

消息也方有可據以爲造道積德之地然此前頭更有無限行程階級爲終身工夫非謂止如此無究竟法也且吾聞之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人雖自謂已知而所知非真見雖自謂能行而所行非實得則孔子所誨爲仁由己者未驗於身而孟子所憂進銳退速者已有其責矣見喻近將近思錄朱子書讀之其悅味猶舊甚善甚善更宜以一部心經爲早晚誦習夾輔用功之地則所謂障川之柱指南之車燭幽之鑑皆可於吾身親見其實矣黎渦之警得非有親歷可

畏事故有此言耶一刀兩段亦嘗於大慧書中見此語顧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使彼挾梯稗之秋反高視大言以陵轢名教中人此爲吾徒學聖人者之大罪過大羞恥也則朱子詩虎尾春冰寄此生之戒可不勉哉可不勉哉來示在京時與人論辨者何事其人謂何他日幸略見論爲佳此間爲學亦無甚頭緒自夏未來金伯純之弟士純來溪上其人明穎嗜學甚不易初因講暮三百迤邐遂及於律呂啓蒙等書於是金慎仲惇叙琴壙之禹景善及孫兒安道皆會

共讀啓蒙相與研究講論多見到前所未到處至昨方罷去可樂也但象數者至理所寓精微深妙亦非身外事然却被日夜畱心於此亦覺德性上工夫不能專一不無害事而況他事乎故心能主宰則物各付物物不能爲心害心不能主宰則雖作詩寫字游山玩水程朱之門皆以爲戒者爲此故也亦不可不知也寄送朝報深荷深荷時事如彼固有不得已之勢不可知之憂草澤所爲難出於忠憤而亦有過當難處者不知終如何奈何中間傳聞以道主親嫌似

當流職殊以撓懷今乃以朝議已先赴幕好好
幸幸秋高氣清挾天風而昇仙嶽萬瀑千峯指
顧領略其樂如何恨身不得如雲生兩翼騰空
而去與吾弟頡頏遊戲於其間吟賞來詩聊自
慰耳蒙許行錄老境臥遊之興止有此事企幸
企幸留來使夜燈作此書眼昏神疲掛一漏萬
陽月觀餘若承惠顧可遂面款未間惟冀珍衛
加勉

答鄭子中

頃聞遞蓮幕入芹宮已料必來觀親昨因兒還

今復得書備審近况超勝若有神相於其間其
靈區真境一經遊陟而得驗遽如許耶此中伏
覩赦文及十四日朝報不勝憂灼固措其後流
聞旋有慶音猶未的信茲獲示諭普騰驩抃不
容名言累書警舊勵新之意甚盛且善惟在勉
勉終始勿替老悃所屬止切於此但自念鄙駘
一物老病廢棄無一毫與於世事而近因韋布
紛紛輒爲人有所指目雖知其言不足介意而
以小推大因近慮遠不能不以爲憂也况公今
此還朝有大機關之可憂不知何以處之滉意

正 止一本作

如公之與我往來相熟亦是為人指目之一端
雖相見願切亦不須相見只可彼此默會而各
自勉焉無乃易傳所謂大善之吉乎金士純輩
所講猶未十分意欲再會而知老拙意不樂而
不果可笑關東行錄深發臥遊之興殆若十洲
三島入我几間也適有過客率爾抵門漏萬姑
復

答鄭子中 丙寅

去年十一月中安道孫人還奉承惠書縷縷具
悉感意無比緣自秋冬以來流聞賤名多上人

口舌又有都中朋友見愛者寄聲切責以不能
韜晦為咎此意甚當由是一向畏縮不以時報
答來書恒懷缺然茲復自柰城轉致十二月十
六日辱書具審近事又不勝感荷之至既自外
入出補已難重被銓薦其於為養本計大為梗
礙不知終何以處之看書功程如示固善聚善
良扶正脉之議甚善自餘數段山野何敢深論
困知記人心道心說分明繆誤以寡悔之高明
其於學問亦不可謂不深而乃反主張其說如
彼深可恠歎龜巖有八十病親雖入玉堂豈久

於朝耶希正任便深賀不及致書如見希正布
此情悃伏惟 朝廷一番洗濯庶見更新之盛
謫還廢起大快輿鬱太平萬歲慶頌何勝其間
所可慮者正如來喻不於本原之地務盡其道
則一時清明景象難保久遠善良雖聚將何賴
以扶正脉乎此畎畝微衷日夕仄身之憂而不
敢云者就中病廢老物積幾年經幾艱僅得以
沈痼愚劣見信於 上下而 恩放得所曾未
幾何而復欲使 聖朝踵前誤而收棄物此誠
何意見何舉措乎蓋滉前日圖退如水之萬折

必東非謂時不可仕也只爲一味病愚之故耳
況今增年六十有六病日益深愚日益昏去冬
寒不甚猶閉戶不能出頭腰痛腹脹痰盛咳嗽
無一日之安不此之顧乃以時可仕扶舁以過
竹嶺乎細觀來喻以時之一字言滉行止似亦
有未相悉者竊恐公之見揅雖切不免帶此意
思而爲言故人不甚信從而爲患不止也更望
洞照專以老病廢棄力圖終惠不勝千萬祈懇
之至煩語朴和叔所貴於同類相知者謂其見
處得宜俾可安分以死耳如其不然欲使蚊子

負山至則糜耳豈相知之謂乎和叔有意此學
士友之慶若於此用力之深自知病人不可強
之以使令矣明彥今已返否不敢廣作書問相
見致懇協力圖拯之意靜存將用固可喜然亦
當以漸乃為宜見之亦望致賀時甫士炯能不
替向意否所欲陳何限遠書未悉惟珍玆加重

別紙

本原之憂既然又今八道饑荒二邊有釁而聞
有西征之舉若止為敵至策應之備則固不得
已如其不然而先舉討罪之兵雖曰名正言順

釁隙一啓兵連禍結奈無後段何此又莫大之
憂諸公其必念之而非野外所宜言也

答鄭子中

前日惠書中見有陞除之命出於不意驚駭
之餘意謂諸公有過越推重之意故致有此事
惟公不力拯不覺言之太迫至有絕交之言徐
思之未安今承再書示盡曲折知皆出於天
意如此則公雖有欲拯之心其道無由益愧前
言之率爾也然本其所以致天意如此者亦
恐別無他故常時諸公不知無狀不滿一隅擬

議非倫至以大賢出處占時事等語互為張皇
夸詡其間主時論而與滉昧平生之人誤以為
信然則天意之誤垂拳拳豈可謂不由於是
而有之乎滉固不知諸公議論如何只以今來
書中明以大賢出處四字加之於無似觀之其
常時論議虛夸可知而令滉有今日罹此百窘
恐公終不得辭其責也鄙意竊謂吾輩持身與
事君無異道正當口絕夸辭手無虛著脚踏
實地如是雖旁觀悶悶無足以聳動一時猶可
以免末梢狼狽之憂不然厥終必有大大難收

拾致郎當者拙訥雖不敢言未免為諸公深有
虞者奈何奈何滉二十五日始受有旨內云
云不許退歸仍令徐調上來又狀面只有工判
職銜狀中不言除工判之意又無除目朝報之
類亦無親舊一張紙簡茫不知何謂竊料如重
甫舊有書而今無者必以新命太不著物情
駭異不欲有言相預於其間故也滉震惶靡措
前途無可畱處不得已少退昨借得私人馬來
入鶴駕山廣興寺為三辭之計然緣有新命
之故聽許益難析望若不有臺章其勢必至於

獲稽違之 譴然後已 撓慮非常不可言不可
言心事若此何恠心病之難平因而發疾多端
羸悴委頓見者驚嗟亦可悶耳所欲言者無窮
悽悽未敢臨紙耿耿

答鄭子中

漂轉羈苦中惠問三至慰荷深矣愚生病勢雖
似少減於榮豐時元證依舊乘間往復者不一
無時了斷為悶奈何三辭去人今明當還而未
還翹渴方深未知 天意如何兢惕無地然
新命至此所不可承受者極多端矣而仍前在

道俟 命則似有差病冒進之嫌竊觀古人到
如此極難處則有請辭不待命而徑歸如杜範
吳澂之事可倣而行之故今若又不得請則復
上一狀略陳右意因而退歸雖甚未安百計無
他善策如此必觸時議所不敢避耳滉踪跡如
是之窘公何可為來尋見耶明彥之去甚善但
到得後日有不得如意藏退時不知何以處之
以病漢之難處知無病者之尤難處也退待龍
壽等處不如歸家之可明決不惑也故直歸為
計餘所欲陳者山積未敢率爾姑此奉報

與鄭子中

枉顧經宿披霧多幸猶有無限不盡之懷別後
惘然無以自遣混今此所遭大段狼狽至於此
極若不有在朝相知之人超出常情之表急
出手揀拔則勢必至於得大譴謫而後已又恐
為旁窺摘譽者之所乘則所關豈止於混一身
耶故所望於吾朴君如前所云至切諍不云乎
縛者解之朴君書中擬人不倫拙者之厄未必
不由於此故云千萬至祝二十年前病不堪從
事遠接者至年迫七十病加百倍之後乃能堪

遠接事耶然此則猶未到面前事一入都門百
責填委乞免不免欲辦不辦憂窘惶迫之餘一
死固好不死則必至於逃歸其為辱清朝羞
士林豈非朱子所謂關風俗之盛衰者耶然此
當以公意自告之如此勿以混言也

答鄭子中

連得四月廿八日五月十六日兩書備悉諭意
曲折欣荷欣荷去容臺入類宮無所不可但
李叔獻為銓郎而公負罰依舊則乞外之便尚
多梗阻果似有撓於素懷然亦無如之何只得

安以俟之耳和叔不拘一切之論而能以辭受
去就之宜見處甚幸甚幸得釋兩重 聖恩如
天濫秩峻職尚未控辭日夕憂悶顧恐煩瀆迨
今遲徊行且不免瀝乞未知終何樣結訖也今
茲知樞出於濫陞之餘豈與前冒同知時爲比
耶辭不可緩而乃緩尤以惶悚和叔所患何證
今想已神相清茂如常矣如見爲我致意明彥
書寄示甚慰離抱其去就若如來示有少可疑
然此人前途事不可如老拙只守一隅可行則
當行但於審可否之際不可太草草耳答書煩

附便風令勿浮沈也示喻大學通讀獲聞餘論
何慰如之其於鄙意未安處欲一一報白自顧
蹤跡如此非與人往復辨論之時亦緣暑病疲
臥未果如意良深負負醫官所聞 朝野咸慶
近覩邸報有問安事又伏增兢慮如何如何秋
來觀行度在何時惟冀以時誌懋萬萬不宣

別紙

格物物格釋辭及兩註中極處吐諸公說異同
紛拏久矣嘗廣考先儒說及此者抄合參訂草
爲一說猶有未恰然處藏之篋笥中今因來示

欲更加點化以畢其說但其中所引元判書太
初公昔為余言李晦齋復古先生與朴瓢道人
先佑論此朴公主金大司成老泉之說爭辨甚
力晦齋不以為然云云元公非不詳言滉年久
記得不分明恐或謬誤欲更問而不可得為恨
公未可為問取錄示否雖未素知自往或無妨
不然因人轉問豈無其便耶

與鄭子中

靈鬱異常蓋鹽首着起處何似瞻戀無已銓郎
叔獻為之為養之計仍前阻遲向云負罰聞亦

依舊想心事多未快也如何如何滉癘憊日劇
殆無以自支頃得洪退之閔景說等書皆以名
在卿相與草野不同屢召不至安有此理責
之至有棄命中路之語令人驚惶失措此數
公皆平日見愛者其言猶若是其不樂者當何
如也集此成罪恐不但嶺海為死所也然老病
至此不可以此而冒進況今兩任皆遮只為
恩命難違之故抗顏而進虛受虛退此何等舉
措義理耶久稽辭免又極未安不得已又上此
狀未知厥終何如反惕顛俟而已其末乞致仕

之云尤恐激發嫌怒然此非獨古人以為家常
茶飯見筆苑雜記末云云是麗時成俗如彼至
成宗朝猶然皆因自乞致而令致以滉老病當
致援例懇乞豈為非耶今去別小紙本欲示景
說更思此老意思甚好猶有難盡語者乃轉以
呈左右度今日物論盡如洪閔二公則雖和叔
方叔不無有疑於滉所為也公未可以已所見
古人事有如此者諭知和叔諸君耶前月安東
府便附一書未知達否禍福成敗一付造物然
此身長在艱危中何以則能得好出場耶可歎

未卜面目珍愛加勉

別紙

有除樞副而辭不拜者司馬公有召以提宮兼
侍讀且虛門下侍郎以待而固辭不至者范景
仁有自謫所放還在道拜殿學士宮使遣中使
促入覲乞歸養疾而不至者范純仁有再召以
給事中而不至者胡安國有自除通判至除直
顯謨閣凡七除召而竟不至者蜀宰相有以藩臣
病歸後召以禮部尚書參政右相至十三疏而
不至者崔與之姑舉此數人餘不勝記

右諸公皆抱經濟之具其出可以尊主庇民其中除范純仁失明外其餘老病不至於已甚又非有其前難仕顛沛之故而猶如彼况如滉空疎盜名每趨 召命輒以難仕蹭蹬而歸如是者四五人又強進道病窮迫不得已而至此恐不可不原情而定罪也若曰彼皆賢人君子故可以道義為進退汝滉何人而敢欲效彼此正與滉見相反滉意妄謂彼足以當恩命而見後效可受而猶不受滉不堪 恩命而無後效不當受而冒受尤難故也如此援引亦恐召謗而

取怒只緣前見洪相書云云今見令書云云知時議皆如此其勢將至於坐以違 命之誅雖所甘受然臣子而得此名以死天地鬼神所不容恐不能瞑目於地下敢此控呈庶少露愚衷信古致誤之所由不知令意可垂矜憫與否惶仄無已

別紙

宋崔與之自四川制置使召為禮部尚書以疾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後以參知政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後又辭

右丞相不至未幾得奉祠三年而卒論者謂與之年壽既高胡人方熾非筋力衰憊者之可辦云云人皆謂滉恩眷隆重不可固辭不急趨謝恩雖滉亦不能無疑於此今據與之事如彼方廓然無可疑矣所慮時議不深考此例之有無一以違忤斷之則區區素抱無路可明於聖世故如前日所望者不可緩耳但此與前所云數人皆系名賢出處之大節如吳則其末又有褒異等事如我庸人僭妄援引為言又是大罪不但喫人笑罵而已深恐深恐所以如此云

者只欲令吾弟知古人臣老病欲退者不强拘致而從其志有某某例因以善圖之耳

答鄭子中

志意之論昔年往復盡之今詳所論大槩公得之但二字道理元來不相統屬不相首尾何可分先後耶本不當分而強分之故往往未免有少費力說處或先或後當隨事各作一道理看可也

費隱以道言乃形而上之理也以其顯而言則謂之費以其微而言則謂之隱非有二也故曰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以形而下者為費則豈
一源無間之謂乎禹景善亦以太輝說為是引
本節小註朱子說為證此誤看此段說而云云
也詳朱子意非以形而下為費因或人所舉形
而上下兩言而言故先說形而下者之廣而乃
曰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
有故曰費則其說形而下者正所以為說形而
上者設耳實非以費字當形而下之物也亦如
章句解天命之謂性處先言陰陽五行而後乃
曰理亦賦焉今豈可因此而說天命之謂性亦

為氣乎

又按道不可離章或問所論龜山楊氏無適非
道之說云云今專以形而下為道之用則便是
以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為道而不知其義理準
則之為道豈子思朱子之意乎故語類中朱子
諸說費隱皆以道字理字言之其中一段雖云
費是形而下者隱是形而上者而其下答或說
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
物與理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
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

此段首說略似太輝說其末終以理字道字結之太輝必欲偏守餘意之一說而不用元來不易之本義誠不可曉也

盧寡悔說如彼切恐所見有差誤處深可慮

答鄭子中丁卯

別後秋且向盡日以馳思金而精奴來傳去八月二十日書喜慰可知滉頃者之歸誠有徑率不情之疑當時已料其或致紛紛今之所聞過於所料殊有不可曉者然靜言思之亦不足怪何者諸公於滉平昔所苦心處與頃日所大懼

者一切不問而惟以情之一字斷置非惟諸公爲然如吾子中與和叔亦然非惟兩君爲然雖如明彥亦不過如是而已如之何不爲罪耶大抵聲聞過情古人以爲大恥滉乃因此而賭取卿相之位此何等辱名與喪節事耶躬之世用知無以上報 誤恩只有辭退一段事庶可以灑濯無恥之累思欲以此少伸報效所以忍窮餓觸 雷霆極力以辭退此滉數十年來所苦心處也因事 召至猝遇 大變攀號痛迫之餘又奔走 詔使之至氣力敗矣精血漸矣

奄奄微喘死與為隣矣正當此會春官 寵命
出於 新政委篤困憊無以供一日之職則不
得已又請辭職至四至五而始蒙 允矣前後
疾病忝竊無狀之由歷陳而 上聞矣此又何
等猥賤與厭薄事耶既負 先朝又墜 新命
人臣之道掃地盡矣使古人介於義分一毫不
放過者當此際不知其尚且待空情諉 山陵
而淹滯不去乎以愚所見致身之地義有不行
如是則義轉於退身之路明如日而急於火不
容昧亦不容緩矣若是而猶不知去因仍尸竊

病遂不揀溘然而逝則向之所云數十年苦心
者終安在哉此又滉頃日之所大懼也如使滉
不職辜 恩而猶可仕則已過數十年間皆當
享有榮祿何苦而必退乎前既以退而少免偷
冒之恥今豈可蔑退義徇留情而自作愆尤乎
滉之此歸雖多曲折而此數條尤其大者諸公
苟能息怒平心設以身處其地徐究而熟察之
則前後心跡可通為一義了然一出於多病無
能畏義慚 恩欲少自附於廉恥之所為其心
別無邪辟恐不須深以為罪也雖然曾在都下

略道一二而數君之聽既不入今茲遠來已難
追悔而諸相之怒又如彼以此成罪無不足矣
奚待後時之他議哉惟當惕息省愆恭俟 譴
罰而已奈何奈何然因是而過情之聞可泯冒
濫之爵可褫反本還原以畢餘生則 天恩罔
極矣他尚何望哉所喻見愛者有疑是亦恐不
然也人心之靈無不燭破天下義理昭如日星
苟能持此揆人心跡於出處去就之間其亦何
相疑之有其人所為不乖於義不畔於古則毋
徒以情而疑之誠乖於義畔於古則便可草絕

交之書以相處如之何其浪為消縮之有哉明
彥來歸亦有書來攻頗急未免略報想未必肯
為然諾也劉病翁詩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
媒旨哉言乎向聞 卒哭後有來意定否何如
李典翰後白氏處 詔使所定諸儀註可索取
來示否李君曾許以贍示似聞其中值病患未
必記得須公自以意問取為佳

答鄭子中

昨因具贊祿之還欲奉一書因事相違未果為
恨今更專使惠書誨諭諄悉感佩何勝近日

需恩曠古所無天人感動太平之慶自今萬世
此中窮僻昨今始加承聞大槩矣但其十四人
中圭菴之寃未洩此尤可痛耳基景等事初甚
疑之今果如此幸甚幸甚鄙人行止衆議如彼
固應有之不恠不恨在吾人中亦無洒然見徹
隨聲應和為可嫌也所以前日不得不開口分
陳其與明彥者尤說得索性近見其答書雖間
有唯諾之語其實含譏帶弄正如作好語以誘
止兒啼也如今公書雖有頓豁等語竊恐公若
自未到洒然處只以吾言不欲有異而云云亦

何能大相遠也然大綱混所處若至十分則安
有此議莫非已所惹致無所歸訾惟以因此得
還本分永作老農為大幸不意昨奉有 旨召
命又下乃十三日 命也而朝報云 經筵官
所 啓不知何員又如此拈出使因以益致紛
紜也且安有人臣過釁山積而能盡勸講之職
者乎啓員之意誠不可知也而當此隆寒作行
極難假使不死至京必被彈章遭逐而出豈不
大為 聖明舉措之累乎不得已又將乞回
召旨不知又更有何事惶惕罔措奈何奈何示

欲共作山房數旬相聚此固甚願但病骨畏寒如虎冬月山居不得又蹤跡如此而朋友相從講學無乃未安於心而起謗於人乎此其為魔障良可歎也

答鄭子中別紙

嫂叔無服當時只據儀禮經傳君為臣服等數圖而類推之疑當如此今番歸舟借載通考通典等書以來閒中披閱始見歷代所云繼統之服如彼乃知前日輕信一書不徧考閱而妄出大關之語不勝愧慄此事明彥書中極其辨論

心服不已但其稱號之辨於鄙意不能無疑後日當面論之今不暇耳往年格物物格等及其註吐釋承辱詢近已條釋頗詳欲奉寄偶忘置處後日搜出因便附上此釋李仲久亦有問目來大槩與公問同矣

今如是明如是之說誠然誠然病物正坐如是以至此日昏眩劇甚難以策勵浩歎而已

格物物格俗說辯疑答鄭子中

格物物乙格乎麻是註欲其極處厓無不到也物格物厓格為隱註物理之極處厓是無不到

也格字有窮而至之義格物重在窮字故云物
乙格乎麻是物格重在至字故云物厓格為隱
一說物理之極處是亦通

補亡章衆物之表裏精粗是無不到

按今人以厓是辭為疑者有二焉一謂理太在
吾心非有彼此若云厓是則是理與我為二而
分彼此故不可也一謂工效註若云厓是則是
涉工夫著力故不可也然愚嘗歷考先儒諸說
矣程子曰格至也窮之而至其極朱子曰理之
在物者既有以詣其極而無餘又曰須窮極事

物之理到盡處延平曰凡遇一事且當就此事
反覆推尋以究其理西山曰於天下事物之理
窮究到極處此皆謂理在事物故就事物而窮
究其理到極處也何者以理言之固無物我之
間內外精粗之分若以事物言之凡天下事物
實皆在吾之外何可以理一之故遂謂天下事
物皆吾之內耶羅整菴有一說可取曰近時格
物之說要將物字牽拽向裏來然畢竟牽拽不
得分定故也惟其事事物物之理即吾心所具
之理不以物外而外亦不以此內而內故先儒

雖謂之理在事物非遺此而言彼也雖謂之即
事卽物非舍已而就彼也雖曰詣其極曰到極
處曰到盡處亦非謂心離軀殼而自此走彼之
謂也然則讀以厓是辭非有與理爲二之嫌有
何所疑乎 或曰在格物工夫如此讀可矣至
於物格工效則物理之極處悉皆已至乃是衆
理融會之後若云厓是則語有主賓似若方做
逐件工夫又似有著力意思爲不可故須曰極
處是乃見其融會之妙無容力之效矣曰是亦
不然衆理融會乃是知至之事不當言於物格

之效况語有主賓亦理勢自然何可避也昔江
德功欲訓致知以窮理朱子非之曰知者吾心
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
不當以此知也字訓彼理也字也今詳此說所
論乃致知工夫實是衆理融會之妙似若無物
我之分猶可以彼此主賓言之况此物格之說
只是說那事物之理之極處厓無不到云耳未
說到這邊融會之妙來夫指其處而言其已至
則其有主賓之辨比之朱子之說豈不更分明
乎至者爲主極處爲賓如此則讀之以厓是辭

何不可之有哉雖於工效仍用此辭豈遽有著
力之嫌乎比如有人自此歷行郡邑至京師猶
格物致知之工夫也已歷郡邑已至京師猶物
格知至之功效也豈可謂於方行方至可以言
郡邑厓是歷行爲也京師厓是來至他爲也以
爲工夫之說於已歷已至必變辭曰郡邑是已
歷爲也京師是已至羅沙乃可謂工效耶若如
此說則已歷者非人乃郡邑也已至者非人乃
京師也推之以釋物格則格者非我乃物也釋
極處則到者非我乃極處也此不成言語不成

義理膠膠不通之說不可從也 曰然則只從
厓辭足矣何以云是辭亦通乎曰此與今人所
謂是辭者辭同而旨異者也夫今所去是者謂
物理之極處是自無不到於吾心卽牽拽向裏
之病非也吾所云是者謂衆理之極處是無一
不到之處也則理依然自在事物而吾之窮究
無一不到處耳故曰亦通須於無不到下又帶
一處字意說來方得語意蓋由其上有處字下
又以無不到之處意看故極處下是辭得通若
不言無不到而單言格字到字處用是辭釋則同

歸於上文發辭者之病故經之物格不可用是
辭惟於註文用之可通二至於補亡章則乃合
表裏精粗而言其無不到則渾淪無處之可言
又與向之指極處而言者意思微有不同故不
用厓辭只用是辭讀其語意方渾成而圓活斯
義也惟駱峯申先生得之其說見別紙
右皆就舊傳諸說而論之嘗欲以愚意為物格
之釋曰物麻多格為隱後厓如此則中含無不到之
意而無兩爭之端但人創聞新語未必相信耳
格物物格兩註說記嘗聞見諸公語

滉少時入成均時尹先生倬為大司成嘗問物
格註極處吐尹公曰當云是問是謂理之極處
是自到吾心否公但曰非也不言其所以非之
故每以不能審問為恨元判書太初往年嘗為
余言昔金大司成老泉讀欲其極處與物理之
極處皆曰是後朴瓢道人光佑主金說而李晦
齋復古則兩處皆讀曰厓深以朴說為不可朴
亦不服辨爭甚力李公因歎今人不曉人言意
不可與論學然三公所以為說者則皆不可得
聞也癸丑年間滉忝為成均口知館事駱峯申

先生論此以厓辭爲是而略解其義又云苟知此意則工效註雖云極處最固亦無妨因于按傳十章之末而指之曰假如言讀此書自卷初至此處是無不盡也豈不可也混竊詳申公此語實得其意蓋雖曰極處是其所謂到者依舊只是窮至其極處耳非謂極處是自至於我也但申公說亦有未盡者極處無不到實謂衆物之極處無一不到之處也如以傳十章爲大學之極處則堯曰之末爲論語之極處盡心之末爲孟子之極處中庸之末爲中庸之極處謂此

等許多極處無一不到之處也今公只以讀到大學一書之極處爲無不到是爲未盡耳
世傳一釋義云格物推吾之知至於彼物也物格物之法度自至於法度此不知何人說而元太初云金老泉說類此混謂金公號精於經學恐不至如此之謬蓋推吾之知乃致知事今以言於格物已爲非矣謂理爲法度尤所未喻而謂自至於法度者卽極處之無不到之意而語則益深苦金說果如此
王之宜乎于公
之不以爲然也但物格
公所釋之意

先生論此以厓辭爲是而略解其義又云苟知此意則工效註雖云極處是固亦無妨因于按傳十章之末而指之曰假如言讀此書自卷初至此處是無不盡也豈不可也混竊詳申公此語實得其意蓋雖曰極處是其所謂到者依舊只是窮至其極處耳非謂極處是自至於我也但申公說亦有未盡者極處無不到實謂衆物之極處無一不到之處也如以傳十章爲大學之極處則堯曰之末爲論語之極處盡心之末爲孟子之極處中庸之末爲中庸之極處謂此

等許多極處無一不到之處也今公只以讀到大學一書之極處爲無不到是爲未盡耳
世傳一釋義云格物推吾之知至於彼物也物格物之法度自至於法度此不知何人說而元太初云金老泉說類此混謂金公號精於經學恐不至如此之謬蓋推吾之知乃致知事今以言於格物已爲非矣謂理爲法度尤所未喻而謂自至於法度者卽極處之無不到之意而謂則益深苦金說果如此
王之宜乎于公
公所釋之意
之不以爲然也但物格於

則或厓或是兩無所礙
而取厓此則微似太執
申公又曰李復古云心到極處此說非也若謂
心到則是已涉知至非物格也元公亦云心到
謂我到極處非也愚謂窮到極處固心也我也
然說著心到我到便有病只當云窮到極處可
也

答鄭子中戊辰

前日復書未了安東來迫報辭多漏愧愧示喻
工夫荒踈不易如此省覺得庶可因此回頭轉

腦漸次加工振厲修治行得義理蹊徑入得聖
賢門庭當有日矣若只如此慨歎忽復忘廢為
係縛為誘引恐與尋常不省覺者不大相遠也
如滉增茲多口不啻鑠金而漂山此則當以理
排遣不足以撓吾事只是被一二公於榻前
拈出揄揚太不近情太失倫擬以致聖主誤
垂眷意前事既如彼以若此老病多罪過
承當之理方修得一疏拜之際又以天
時應接召命來下已
之命行則與疏以
可中止
人乘不行則

又涉稽違真所謂

結惶惑面前

無一恰好田地可立脚

何奈何

之境長在窘東憂擾中此如心地工天可
可嘆宣城除目之來只隔數日難待難待
所答如所喻則甚善但其欲混之出此大不可
曉耳格物等說未知鄙說果得與否但諸人既
執偏見恐難回也儀禮韓公猶云難讀況未曾
讀如混何能知哉今欲讀之非老人事未果耳
公頃論語甚好恨多違未有對榻之望耳沈方
叔所囑不敢作之意曾已具告于左右又已懇

辭于子仲久矣蓋向來但做碣文自去秋冬困
於衆口碣文亦不敢作况大家碑文乎須以此
曲謝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